

世界文豪书系

果戈理全集

GUO GE LI QUAN JI

5

河北教育出版社



果戈理全集

第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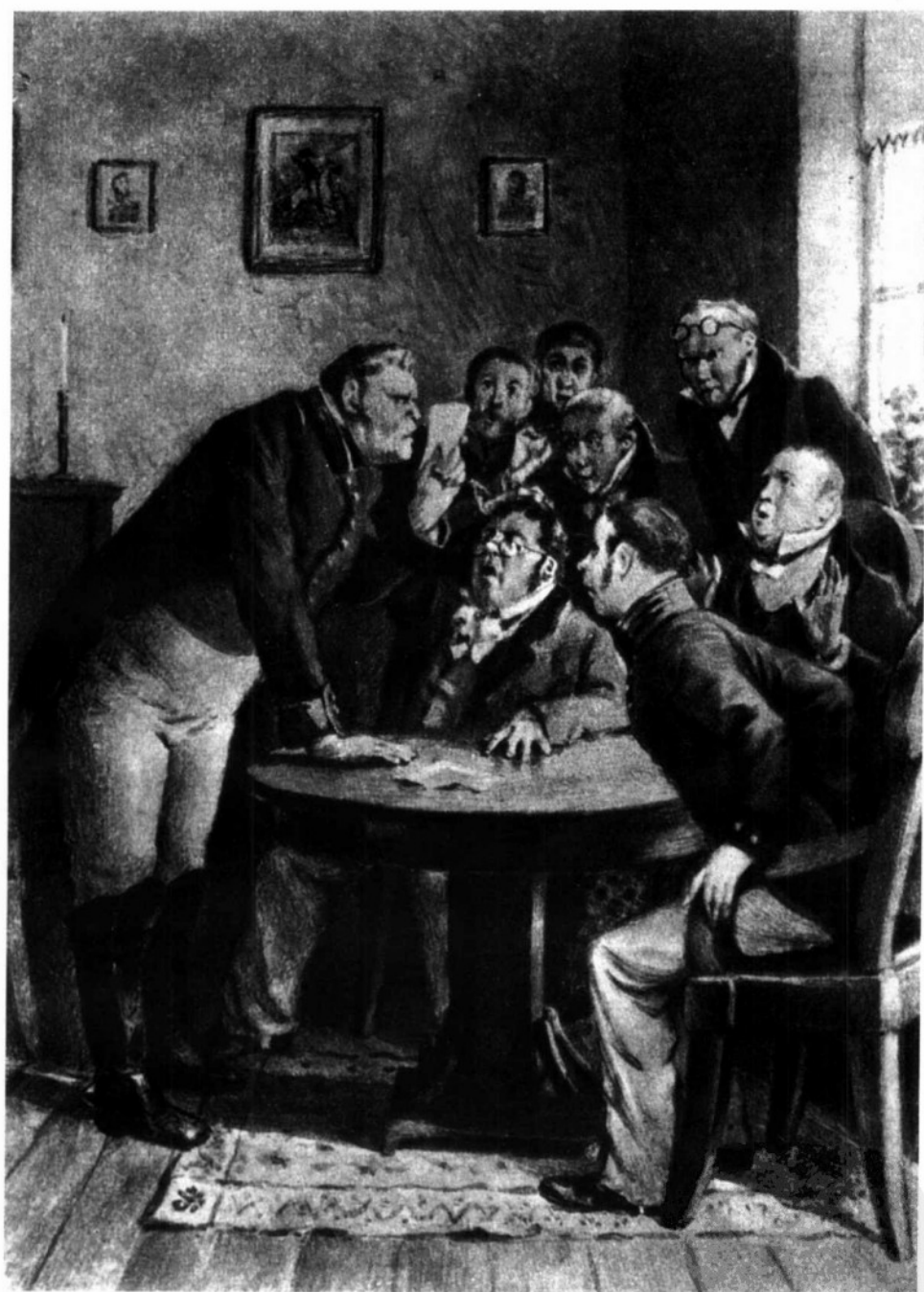
戏剧作品

沈念驹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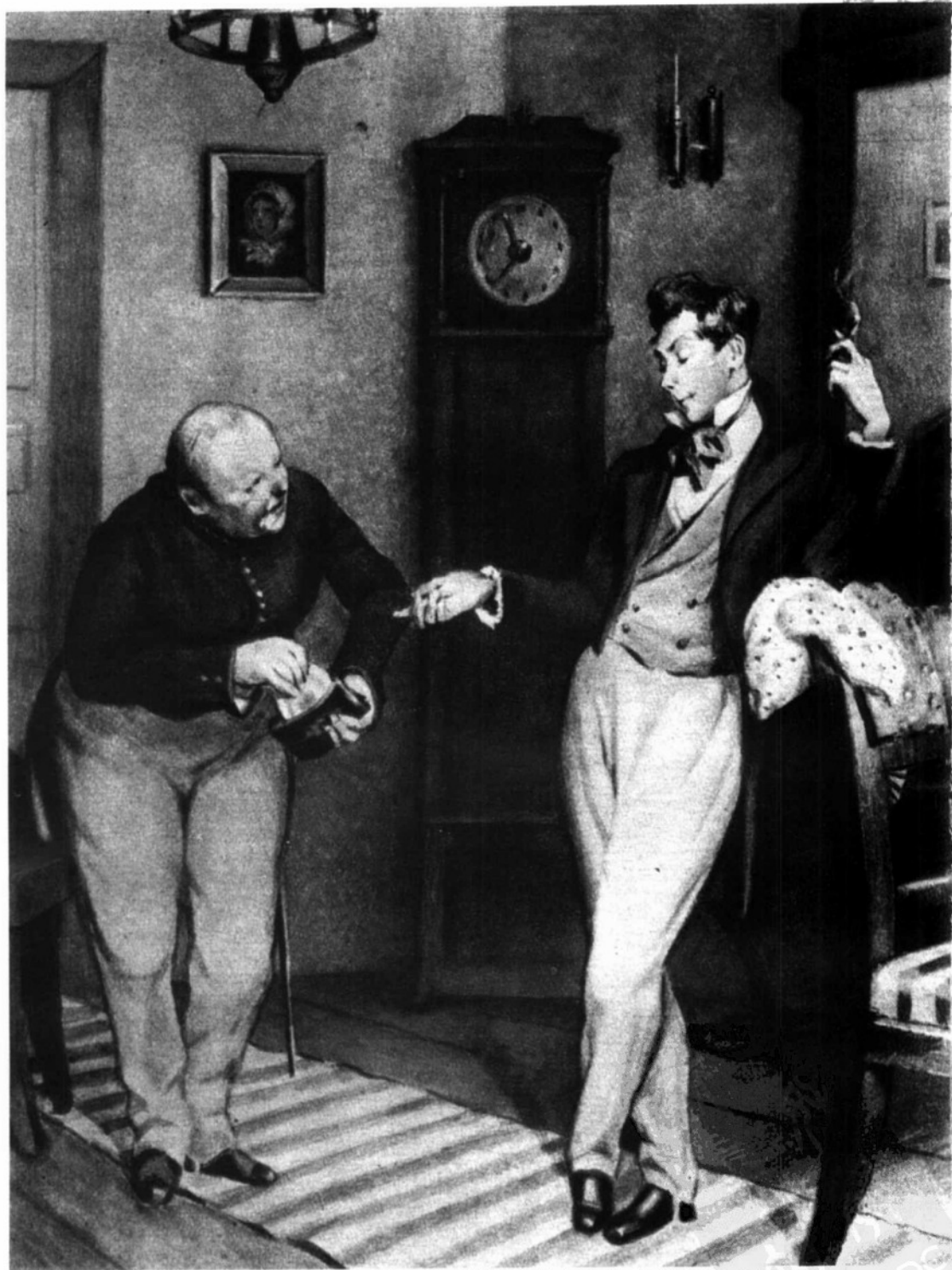
刘逢祺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钦差大臣》插图（第一幕第一场：市长向大家宣布钦差大臣要到来的消息）



《钦差大臣》插图（第四幕第六场：赫列斯塔科夫向鲍勃钦斯基“借钱”）

18 38



ВЪ ВОЛЬНОМЪ ТЕАТРѢ.

Въ Воскресенье, 19 Ма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МЪ Россійскимъ
Актёрами представится БУДЬТЕ:
въ первый разъ.

РЕВИЗОРЪ

Оригинальная пьеса въ 5 дѣйствіяхъ, въ прозѣ соч. Н. Гоголя.

ДѢЙСТВУЮЩІЕ:

Антонъ Антоновичъ Славинскій, Дворянинъ,	Г. Щегловъ.
Городничій,	Г-жа Леоновъ-Селезневъ.
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жена его,	Г-жа Самарина.
Марья Антоновна, дочь его,	Г. Волковъ.
Юлиа Лукича Хлопова, сиротинка ученица,	Г-жа Кашкина.
Жена его,	Г. Н. Степановъ.
Алексей Осиповичъ Лопухинъ-Тяпкинъ, Судья,	
Христыя Филипповна Звонкина, Пономщица	Г. Рудановъ.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ъ изгнанный	Г. Шаталовъ.
Николай Кузнецъ Шогинъ, Почтмейстеръ,	Г. Шугаловъ.
Петръ Ивановичъ Добчинскій, Городской голова,	Г. Никитинъ.
Петръ Ивановичъ Ефимовскій, писарь,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ъ Хвостовъ, чиновникъ	Г. Леоновъ.
изъ Петербурга,	Г. Орловъ.
Осипъ, слуга его,	Г. Зеленинъ.
Христыя Иванъ-овна Губасова, Урядный Дворъ,	Г. Сидоровъ.
Одѣжа Андреевна Анискина, (сиротинка)	Г. Бардинъ.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ъ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ъ, въ почтовый ящикъ	Г. Байдановъ 9-й.
Степанъ Ивановичъ Коробовъ, 9-й городъ.	Г-жа Сорочкина.
Жена Коробова,	
Степанъ Ивановичъ Ухвертинъ, Частный При-	Г. Н. Степановъ.
сказчикъ,	Г. Щегловъ 9-й.
Савоскуловъ,	Г. Жидковъ 9-й.
Пугачевъ, Олонецкій.	Г. Максимъ 1-й.
Дерябинъ,	Г. Савоскуловъ 1-й.
Абдулла, кучка,	Г-жа Волковская.
Феофанъ Павловичъ, слуга,	Г. Шугаловъ.
Жена, слуга Городничья,	Г. Максимъ 9-й.
Слуга въ драгиръ,	Г. Кашкинъ.
Надворный,	
Госи, гости, кучки и прочее.	

НАЧАЛО ВЪ 7 ЧАСОВЪ

Билеты для сего спектакля можно получить за день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ій въ 10 часовъ
утра въ Волковскій Театръ.

《钦差大臣》首演海报



果戈理在罗马与俄罗斯艺术家们一起

蘇
平
知
聲
PDG



诺夫哥罗德的普希金与果戈理塑像纪念碑



一八三三年普希金画的果戈理像

译 序

刘逢祺

果戈理走上戏剧创作的道路不是偶然的，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家庭的影响。他的父亲华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果戈理是戏剧爱好者，酷爱戏剧，而且还是乌克兰民间喜剧作家，经常在朋友家的家庭舞台上演出自己写的喜剧，还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毫无疑问，这一切给儿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大激发了幼年果戈理对戏剧的爱好，对他以后从事喜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还在学生时代，果戈理就表现出了演剧的才能。在涅仁中学演出的戏剧中，他成功地扮演过许多角色，这也为他的喜剧创作打下了初步的、良好的基础。其次，果戈理对戏剧的社会使命具有明确而深刻的认识。在果戈理进入文学界的那个时期，充斥于俄国舞台的是毫无意义的轻松喜剧和大喊大叫的情节剧。科库尔尼克和波列沃依歌颂专制政权及其忠实



奴仆的假爱国主义情节剧一直受到显贵们的赞赏。而轻松喜剧，首先是翻译过来的这类喜剧也同情节剧一样受到老爷太太们的青睐。果戈理对这类戏剧及其总的方向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写道：“离奇的东西变成了当今戏剧的情节……杀人、放火，今天的社会根本不存在的最野蛮的情欲！”^①作家痛心他指出，戏剧和戏剧创作严重脱离现实生活，脱离日常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他情不自禁地问道：“我们的生活究竟在哪里？我们现代所有的情欲和古怪的行为在哪里？……可是我们的情节剧在用最无耻的方法撒谎……”^②他强烈要求在舞台上体现当代社会生活和民族特点：“请给我们展示俄罗斯性格，展示我们本身，我们的骗子手，我们的怪人！把我们搬上舞台，让大家去笑！”^③这就是果戈理戏剧创作的思想基础和指导原则。第三，果戈理创作的极盛时期，正是枢密院广场事件镇压十二月党人之后的时期。这时的俄国是一个专制独裁、黑暗腐败、贪污受贿成风的国家。正如赫尔岑所说：“在官方的俄国——‘堂皇的帝国’的表面，只能看到牺牲，看到残酷的反动势力、惨无人道的迫害和日益加强的暴政……各部的首脑和高级官员……都是精通繁文缛节的行家和冷漠无情、惟命是从的办事员。他们由于贪图贿赂才为政府效忠……政府的思想多么贫乏，专制独裁是多么平庸，多么卑劣。”^④果戈理目睹了这一切，这使他认识到，真正的社会喜剧就应当提出和反映这样的重大社会问题，应当“指出我们社会的共同因素和推动的力量”^⑤。所以他决定把“在俄罗斯所看到的

① 《果戈理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182页。

② 同上，第555页。

③ 同上，第186页。

④ 尼·斯捷潘诺夫：《果戈理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175页。

⑤ 《果戈理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555页。

一切丑恶现象……都汇集起来，然后给以淋漓尽致的嘲笑”^①。这就是促使果戈理进行喜剧创作的社会原因。此外，果戈理对生活中的滑稽事物具有特殊敏锐的感觉，同时还具有表现这种滑稽性的独特的天才。他认为“滑稽性到处都有，只是我们生活在其中没有发现它罢了；如果艺术家把它搬到艺术中去，搬上舞台，那么我们自己就会对自己笑得前仰后合”^②。

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文中曾经说过：“果戈理离开他的小俄罗斯人和哥萨克而走向俄罗斯人的时候，就不再描写老百姓，而集中注意他们的两个最可诅咒的敌人：官僚和地主。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过程写得这样完整。”^③如果说果戈理的不朽长篇《死魂灵》完全是揭露地主的话，那么以《钦差大臣》为代表的他的整个喜剧则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俄国的官僚。

果戈理在 1833 年创作的喜剧《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就是在这方面迈出的第一步。这部喜剧是以非常广泛的布局进行构思的。在这里，果戈理打算包括进去的既有上层官僚政要，也有上流社会；错综复杂的情节是沿着几条线索发展的，它包括了从老爷到仆人在内的许多角色。小官吏为贪图名利而发生的冲突，上流社会的虚荣心，仆人的阿谀奉承等，构成了喜剧的内容，它的构思具有尖锐的讽刺性质。但这个喜剧写到第二幕停了下来。所以没有写完，一方面固然考虑到检查机关的阻挠，但另一方面则因为这个剧内容包罗万象，为创作造成了困难。在这种

① 《果戈理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 440 页。

② 《阿克萨夫文集》（四卷集），俄文版，第三版，1956 年版，第 153 页。

③ 《赫尔岑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年版，第 71—72 页。



情况下,喜剧的创作不得不中断。而已经写完的部分,果戈理后来把它改写成了几个短剧(即《公务人员的早晨》、《打官司》、《下房》和《片断》)。

著名的喜剧《钦差大臣》使果戈理第一次实现了创作真正的、既真实而又尖刻的社会喜剧的任务。这部喜剧于1836年在舞台上演,同时出版了单行本。果戈理本人把《钦差大臣》看做是自己创作中的一个转折点。他认为,在《钦差大臣》以前,他作品中的幽默都是无目的的、轻率的,而只有在《钦差大臣》以及以后的创作当中,他的嘲笑才具有了正确的方向。他把这种转折归功于普希金的影响,因为普希金曾让他“认真地对待创作”^①。因此,果戈理从《密尔格拉得》和《彼得堡故事》中对日常生活的、一定程度上局限于某种范围的讽刺转向了具有概括的、全国意义的讽刺。果戈理在《作者自白》(1847)中指出了《钦差大臣》这种讽刺的概括意义。他写道:“如果要嘲笑的话,最好对那种真正值得嘲笑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给以尽情的嘲笑。”^②在《钦差大臣》中表现出了果戈理从个别现象看出一般现象的惊人才能。他所提供的画面所以具有概括性,是因为他能够找出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根源,能够揭示用以说明各种人物所有行为的共同原因。像市长这样一个老奸巨猾的官员,怎么能够把一个“没有出息的窝囊废”当做是钦差大臣呢?这类错误只能发生在下级对上级顶礼膜拜、把“上司”奉若圭臬的地方。一个乍看起来普通的关于假钦差大臣的趣闻,在果戈理的笔下,却变成了对沙皇俄国整个官僚机器和整个专制制度的控诉书。《钦差大臣》完全不是一部描写贿赂的喜剧。这里的贿赂行为不过是整个情

① 《果戈理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330页。

② 同上。

节中的一个细节，是专制制度造成的无数后果之一。果戈理在这里所要揭露的是整个沙皇专制制度。正如赫尔岑所说的，《钦差大臣》与《死魂灵》一样，都是“当代俄国骇人听闻的自白，这与17世纪科托希欣^①揭露的情况是一致的”^②。

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引起了纷纷议论。大多数人都笑了，因为他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不再是专为逗乐的滑稽剧，甚至尼古拉一世在观看演出时也笑了，而且“笑得要死”。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像尼古拉一世那样天真。一些反动分子愤怒了，他们识破了喜剧真正的揭露意义。他们指责果戈理是“对俄罗斯的诽谤”，是“俄罗斯的敌人”，要求给他“戴上镣铐送到西伯利亚”，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果戈理对于针对他而发出的种种责难一方面感到震惊，另一方面“并不因此而感到不安”^③。因为作家坚信他所从事的社会事业的正确性。不但如此，他还清楚地意识到，在《钦差大臣》里，他远远没有把他应该说的关于他那个时代社会的一切丑恶现象统统说出来。所以，在《钦差大臣》1842年的印刷稿里，剧本中的讽刺内容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正是在这里，喜剧广泛而概括的暴露意义被完全揭示了出来。也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市长所发出的“你们笑什么？这是笑你们自己”的哀叹。这是作家精彩的神来之笔。在这句话里能清楚地听到作者愤怒的揭露的吼声。除此之外，喜剧也在修辞上进行了加工，对话具有了节奏感和清晰、明快的形式。这进一步加强了剧本思想的表现力，提高了它的喜剧效果。

① 科托希欣(约1630~1667)，莫斯科外交事务衙门书吏，后逃至瑞典，受命于瑞典政府编写有关俄国的著作。

② 《果戈理文集》，第四卷，第331页。

③ 《果戈理全集》，第十一卷，第45页。



《钦差大臣》上演之后,果戈理有几年没有进行戏剧创作,而后来重新着手戏剧创作则是在1840年前后。不过他这时的戏剧创作首先是为了出版,而不是为了演出。还在1836年,他就把《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中的部分情节改写成了一个短剧《公务人员的早晨》,发表在普希金办的《现代人》杂志上,而《婚事》、《赌徒》、《打官司》、《下房》、《片断》以及《戏剧散场》则是果戈理为准备自己第一个文集而于1841—1842年加工完成的。不过,这几个短剧,除《戏剧散场》之外,都是在写作《钦差大臣》之前开始进行构思和创作的。

对于后来这几个剧本,果戈理所关心的,不再是戏剧演出的紧张性,而是人物的典型性。如果说在《钦差大臣》中“错综复杂的情节”和“典型人物”是平行发展的话,那么在这几个短剧中“典型人物”则处于主要地位。这一点在《婚事》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部喜剧是由许多插曲组成的,其目的在于充分描写典型人物和展示社会风尚。这里没有《钦差大臣》中所表现出来的“快节奏”(第三幕关于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和玛丽娅·安东诺夫娜的几场戏和第四幕的几场戏),而是以“慢节奏”出现的。这里的“慢节奏”完全符合《婚事》所要求的描写日常生活的任务,如求婚者之间关于西西里的谈话,就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

《婚事》所表现的艺术原则是果戈理在他的优秀作品《死魂灵》和《外套》所遵循的以自然主义学派为基础的艺术原则。这里所描写的典型具有广泛的概括意义。波德科列辛是《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的希邦卡典型的进一步发展,他的羞怯和害怕结婚与希邦卡是相似的。希邦卡与姨妈为他找的对象谈话是波德科列辛与阿加菲娅·季洪诺夫娜谈话的先例。希邦卡、波德科

列辛以及田杰特尼科夫^①都是奥勃洛莫夫^②和其后“多余人”画廊里的人物的原型。

《婚事》具有深刻的社会讽刺意义。果戈理在这里描写了一个思想空虚的庸俗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们没有真正的感情生活，没有正常的行为逻辑。在这里，官衔、身份和财产是衡量人的价值的惟一标准。这说明新的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产生和发展时期，“金融资本”和“有利可图的婚姻”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官僚贵族社会的婚姻及家庭关系中的丑恶现象也被充分揭露了出来。纯洁的爱情，人的真正的感情，对《婚事》中的主人公们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对他们来说，婚姻、爱情只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交易，这里的每一个参加者都是某种可以买卖的“活”商品。

值得注意的是，果戈理在修改《婚事》的过程中，把喜剧的情节从地主庄园的环境转到了彼得堡，转到了官吏和商人活动的环境。作家这样做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他把批判和讽刺的矛头从地主那里转到了象征俄国专制政权的彼得堡，转向了俄国的官吏，可以说，果戈理的这一思想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他的整个喜剧当中，特别是他的杰作《钦差大臣》之中。

就篇幅来说，如果《婚事》在果戈理看来是一部喜剧的话，那么他的其他一些独幕剧，其中包括《赌徒》在内，则都算做是“戏剧片断和几个情节”。虽然谢普金认为《赌徒》是一部喜剧，但是果戈理在1842年11月写给谢普金的信里曾强调指出，《赌徒》不是一部喜剧，它“不过是一个喜剧情节”。果戈理在这里描写了以玩弄纸牌阴谋骗人而发迹的赌场老手伊哈廖夫最后落到被

① 果戈理：《死魂灵》第二卷里的人物。

② 冈察洛夫同名小说里的人物。



人欺骗的结局。这一点与《钦差大臣》当中曾以骗过三个省长而自嘲的市长最后竟被一个来自京城的“没有头脑”、“空虚浅薄”的小官吏欺骗的结局是相似的。不过，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在于纸牌上的阴谋诡计，而在于赌徒们为欺骗伊哈廖夫而扮演的角色的人物性格。这些人物在果戈理的笔下被描写得栩栩如生，以致只有到最后才识破了他们的真实面目。

由未完成的《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改写的四个短剧《公务人员的早晨》、《打官司》、《下房》和《片断》，对官僚和上流社会进行了揭露和讽刺。其中，《公务人员的早晨》描写了为升官和获得奖赏而不择手段的伊凡·彼得罗维奇；而《打官司》则描写了赫里斯托福尔·彼得罗维奇为控告亲兄弟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伪造有钱的姑母的遗书，抢去他应得的遗产而引起的诉讼。果戈理在这里对官僚集团的丑恶面目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果戈理在《下房》里描写了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实际上是“老爷们”的思想和生活的一面镜子。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等级观念、妄自尊大和虚荣心等等是官僚贵族的思想生活的直接反映。例如，当费多尔·费多罗维奇的管家对另一家的女仆人安努什卡谈到他们那里正在筹备的舞会据说将有马车夫参加时，安努什卡“很不高兴”，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没有教养的粗鲁人”，和他们在一起有损自己的尊严。安努什卡的这种思想显然是对《片断》中那位装腔作势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太太这类思想的准确模仿。在《片断》中，这位太太以憎恶的态度看待“非军人”，在她看来，“非军人”和军人相比低人一等，所以她希望她那个在文职部门任职的儿子米沙转到近卫军去服役，好出人头地。果戈理在《下房》和《片断》中讽刺的矛头都是针对官僚贵族的，不过采取的形式不同罢了，一个是间接的形式，一个是直接的形式。

《戏剧散场》要说明的是关于喜剧和笑的意义的一般理论问题。这是一个具有独特形式的理论辩论会。但是，在果戈理的笔下，它变成了具有日常生活画面的戏剧形式。这里包括了各个不同社会阶层和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主题在生动的对话中逐渐发展，使剧本具有了戏剧的生动性和紧张的场面。除了纯文学问题之外，果戈理在这里还涉及到了他在《钦差大臣》中所提出的政治问题。《戏剧散场》收在1842年出版的《果戈理文集》戏剧卷的末尾，因此，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果戈理艺术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总结。作为总结，这里既有思想的积极方面，也有思想的消极方面。这反映了果戈理思想上的矛盾。

果戈理在创作喜剧的同时，也在探索通过历史剧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途径。收在附录里的《阿尔弗雷德》就是这种探索的结果。这是作者没完成的英国历史剧。阿尔弗雷德是英国古代一位开明的国王。剧本所反映的是英国9世纪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从剧本内容来看，作者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史实。在《阿尔弗雷德》中，两个主题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是为国家独立与丹麦入侵者进行斗争的主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骑士压迫农民的矛盾而发生的社会冲突的主题。剧本描述了阿尔弗雷德为结束骑士们的专断和胡作非为以及在驱逐丹麦人捍卫国家独立的事业中所表现的决心。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价《阿尔弗雷德》时指出：“剧本片断的整个内容表明，果戈理选择这样的情节，可能是由于要找到彼得大帝和阿尔弗雷德之间的类比……显然，阿尔弗雷德就是对彼得大帝的象征性颂扬。”^①

果戈理的喜剧作品，特别是他的《钦差大臣》，在俄国和世界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三卷，第527页。